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Richardson's Novel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 理查生小说

● 朱卫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Richardson's Novel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 理查生小说

朱卫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朱卫红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2-4883-5

I. ①文… II. ①朱… III. ①理查生(1689~1761)—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935 号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

作者:朱卫红 ©

责任编辑:朱贝贝 刘晓嘉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n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190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1

版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0.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朱卫红把她的书稿《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寄给了我，请我为她作序。卫红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博士论文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心里很为她感到高兴。为她的著作写序，自然也是我十分乐意的事了。

记得在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她关于劳伦斯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那时我还不认识卫红，但是她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她后来报考我的博士生，也算是有缘。在我的印象中，卫红是一个秀外慧中、志向远大的青年学者。她自幼进入武汉外国语学校学习，有很好的语言天赋。她长期在英国文学领域从学从教，辛勤耕耘，阅读了大量英语文学作品原著，为她后来攻读博士学位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她思想敏锐，见解深刻，勤奋刻苦，为人谦逊。总之，她是一个能够让我在她身上不断发现新优点的才女。

卫红最初的兴趣是研究劳伦斯的小说，后来参与了我主持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一书的研究工作，负责撰写该书有关英国 18 世纪感伤主义小说的一章，因此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卫红放弃了劳伦斯研究转而选择理查生的小说作为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论题，并非偶发奇想，实则是深思熟虑，变而有因。理查生是 18 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小说家们的小说家”。他创作的人物形象克拉丽莎被认为是现代小说中最初的悲剧人物之一。他写作小说时在叙事中巧妙地融入深刻的心理揭示和细腻的情感描写，充分显示出情感和道德的力量，不仅对 18 世纪英国文学及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很大，而且对 19 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卫红在书的“引言”中说得好：“18 世纪英国小说家辈出，但他们中很少有人没有受到过塞缪尔·理查生的影响。”在理查生之前，“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体裁，发展缓慢，成就不大。但是在理查生时代，他通过自己创作的三部小说为英国小说赢得了地位，创造了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辉煌时代。

理查生不仅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影响深远，而且在中国也很有影响。早在 1928 年，曾虚白就在其出版的《英国文学 ABC》中介绍了理查生，称其小

2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

说《帕美拉》是小说的“开路先锋”。合尔麦在其 1930 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中,也认为理查生是欧洲文学中第一个写作现代小说的人,“全欧洲为他的小说所感动哀悼”。在西方,理查生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作家之一,已有大量研究他的论文、专著及学位论文,研究内容涉及小说主题、文体、流派以及影响等。西方还成立有“塞缪尔·理查生学会”,借此推动对理查生的研究。与西方的研究相比,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已经把理查生介绍给了读者,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卫红的统计,我国的理查生研究仅有专著一部,论文也不足 20 篇。这不仅表明理查生在我国的研究仍然还是一个存在诸多困难和有待开发的领域,还表明卫红在选择自己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智慧和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文学存在的基础是文学作品,文学研究主要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卫红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良好学风,这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细读。在当今学术界,浮躁的风气往往让人忽视了文学研究的基础,即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对卫红而言,认真、仔细地阅读文学作品是她写作这篇论文的一大特点。只有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能正确阐释那些建构在伦理与道德基础之上的种种文学现象,客观地研究构成文学的伦理与道德因素。

由于卫红在开始论文写作之前,不仅熟读了理查生的全部作品,还熟读了与理查生相关作家的作品,并采用特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对理查生的小说创作及 18 世纪感伤主义文学从整体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后来她又到剑桥大学访问,收集资料,进行交流,因此她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时,已然成竹在胸,无论是内容的确定、方法的选取,还是材料的收集、观点的论述等,无不驾轻就熟。

卫红在对理查生进行研究时采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从伦理的立场对理查生的小说展开深入研究,特色鲜明。在西方的理查生研究中,批评家采用伦理批评的方法对他的小说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卫红与西方的研究家有所不同,就是她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独特的立场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总结,把理查生小说的道德主题、人物情感和书信体小说艺术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寻找理查生小说伦理内涵和核心价值的过程中,揭示其小说如何通过主题、事件、人物、情感和书信体叙事以实现道德说教的目的。卫红在深入研究理查生小说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小说中的伦理主线并用伦理的放大镜对小说中描写的事件和人物进行观察、分析,自然能够有很多新的发现,获得新的见解。

卫红的研究得益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从起源上说是因为伦理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都带有鲜明的伦理和道德色彩。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要求读者或者批评家进入作家和作品的伦理环境和具体语境中去,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和分析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各类人物和道德生活现象,进而给以新的阐释,做出价值判断。这一点在卫红的博士论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她沿着小说中的伦理主线,分别对帕梅拉的贞洁观念、克拉丽莎的情感和责任的矛盾、葛兰狄森爵士的道德理想进行分析,力求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由于采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因而卫红的论文更能真实地揭示理查生小说蕴含的伦理问题。卫红在对理查生的小说进行具体分析时,注意揭示小说中各种道德冲突及其体现的伦理思想,探讨、分析和阐释不同社会生活冲突背后的伦理道德因素。例如,卫红在分析理查生的第一部小说《帕梅拉》时,就正确指出了小说的核心内容:帕梅拉为贞洁而进行的保卫战及其胜利成果。她认为整部小说通过设置特定情节和对帕梅拉内心活动的揭示,向读者传达了关于贞洁的伦理思想。《克拉丽莎》也是如此。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发生在小说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身上的个人情感与家庭责任的伦理冲突,揭示了克拉丽莎不可避免地陷入伦理困境的道德原因。在小说最后,克拉丽莎的反省和忏悔是她理性回归的表现,这也是理查生与当时读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在小说中,帕梅拉和克拉丽莎都经历了道德的考验,并在美德的磨难中经受教育,最终得到回报。在对小说的阅读中,读者也会逐渐认识到理性是道德存在的前提,而这正是作者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卫红坚持对小说进行细腻的伦理分析,这一特点延续到理查生的第三部小说《葛兰狄森爵士》。她在分析这部小说时,表现出敏锐的眼光与独特见解,即她认为理查生创造的葛兰狄森爵士的真正价值在于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一个男性道德典范。卫红的这一判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理查生看来,仅仅借助帕梅拉和克拉丽莎这两个道德典型进行劝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缺少了男性人物的在场,女性人物必然是苍白的道德形象。由于具有多种美德的葛兰狄森爵士的出现,给读者带来更多的道德思考。葛兰狄森爵士的出现还与其他人物形成道德对照,所有的人物都因此变得丰满起来,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他们身上所蕴藏的道德力量。的确如此,这个形象以及他的道德发展历程,不仅让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而且得到读者的高度认同,从而达到作者的劝善目的。

显而易见,卫红的博士论文参考了大量文献,思考深入,引证丰富,分析

4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

细腻,评述得当。论文结构合理,见解独特,观点鲜明。虽然这篇论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些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论述和完善,但不可否认它是我国理查生研究的一项最新成果。卫红以她这篇博士论文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为我国的理查生研究做出了贡献。我相信,卫红不会就此止步,她必然会以现在的理查生研究为基础,在 18 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方面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聂珍钊

2011 年 6 月 5 日于剑桥铭邸

目 录

引 言	(1)
一、理查生及其小说创作	(1)
二、理查生创作的历史背景	(9)
三、国内外理查生研究现状	(13)
四、研究内容和思路	(20)
第一章 《帕梅拉》:贞洁主题	(25)
第一节 贞洁的内涵	(26)
一、生理意义上的贞洁	(26)
二、伦理意义上的贞洁	(31)
第二节 贞洁与物质条件	(39)
一、贞洁与财富	(39)
二、贞洁与阶级	(42)
第三节 贞洁的道德力量	(46)
一、美德之源	(46)
二、道德改造	(50)
第二章 《克拉丽莎》:家庭责任	(57)
第一节 服从的美德	(58)
一、父亲的道德权威	(58)
二、宗教的道德权威	(67)
第二节 婚姻与家族利益	(71)
一、婚姻与家族荣誉	(71)
二、婚姻与家族发展	(74)
第三章 《葛兰狄森爵士》:18世纪绅士典范	(79)
第一节 绅士典范的美德	(80)
一、美德的外在条件	(80)
二、美德的内在条件	(88)
第二节 绅士典范的社会责任	(93)
一、美德与家庭责任	(93)

2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

二、美德与社会责任·····	(99)
第四章 伦理困境与道德考验·····	(103)
第一节 帕梅拉:贞洁的考验·····	(104)
一、贞洁与物质主义·····	(104)
二、物质的诱惑·····	(108)
三、贞洁的物质回报·····	(111)
第二节 克拉丽莎:责任与情感的冲突·····	(115)
一、克拉丽莎的情感·····	(115)
二、情感与家庭责任·····	(121)
三、家庭责任的考验·····	(124)
第三节 葛兰狄森:责任与伦理困境·····	(129)
一、家庭生活的伦理困境·····	(129)
二、婚姻的伦理困境·····	(131)
第五章 道德选择与审慎美德·····	(134)
第一节 道德选择·····	(134)
一、帕梅拉的延宕·····	(134)
二、克拉丽莎的行动·····	(137)
三、葛兰狄森的回避·····	(142)
第二节 审慎美德·····	(145)
一、葛兰狄森的自制·····	(145)
二、克拉丽莎谦卑的缺失·····	(148)
三、帕梅拉的顺应天意·····	(150)
结 语·····	(155)
参考文献·····	(160)
附录 塞缪尔·理查生及其时代大事年表·····	(165)
后 记·····	(168)

引 言

18世纪英国小说家辈出,但他们中很少有人没有受到过塞缪尔·理查生的影响。理查生的三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书信体小说开创了一个文学新时代,他将“长篇小说”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体裁提升为18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文学创作形式,把新古典主义的道德说教和感伤主义的情感表现结合,创作出一种催人泪下、引人为善的道德劝善小说。

21世纪的读者可能无法想象塞缪尔·理查生的小说在18世纪的风靡程度。尽管他只是在年事渐高的日子里写作了三部长篇小说,但这三部小说的阅读范围之广在他的时代几乎无人能及,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村野百姓,阅读这些作品成为时尚、成为需要。然而随着感伤主义文学的衰落,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理查生小说被束之于经典的高阁,理查生也成了“小说家们的小说家”——几乎所有重要的后世小说家都读过他的作品,但他不再是大众阅读的选择。出现这种尴尬状况,与19世纪文学评论中对感伤主义的批评和19世纪末对文学道德作用的抵触不无关系。然而,经过了20世纪很长时间内文学形式研究唯我独尊的局面后,文学批评者意识到文学研究还是脱离不了主题,而主题的讨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伦理道德的问题。因此,借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回潮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势头,重新研读理查生小说,揭示其中有关人类生活最基本话题的伦理意蕴,探讨它们在其所处时代的伦理价值,成为本书研究选题的使命。

一、理查生及其小说创作

1749年,塞缪尔·理查生在给著名的通信人布莱德夏夫人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

身材矮小、略微富态……大约5英尺5英寸高,戴着浅色假发,身着浅色上衣,其他一身黑,一只手插进胸前,另一只手拄着拐杖,当一阵颤抖或眩晕袭来(这种时候非常多,不过感谢上帝,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经常发生了),他就不易觉察地倚靠在这根拐杖上。他一路朝前看(这一点行人可以想象),很少往回走,粗短的脖子不转动一下,两旁发生的

2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

事情却尽在他的观察之中。他肤色浅棕,牙齿尚健,面部平滑,脸颊红润;有时看上去 65 岁了,有时看上去要年轻许多……^①

这样一个相貌平常的老年人,看上去似乎与布莱恩·唐恩斯的评价没有多大联系:“[在小说这个领域,]理查生的力量不可估量。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自《帕梅拉》出现以后,没有哪部小说不是对它的模仿或排斥,没有哪部小说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它或它的继承者的影响。”^②诚然,在 50 岁之前,性格腼腆、沉默寡言的理查生可能从来没有期望获得很大的名气,但是 1740 年出版的《帕梅拉》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因为这本书至少在两个方面开了历史先河:一方面,它打破了以传奇冒险为主题的小说格局,将文笔直触平常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它偏离了笛福以来建立起的现实主义传统,把探寻的眼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他赢得了“英国心理小说之父”甚至“英国现代小说之父”的美名。法国著名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在为理查生写的挽歌中盛赞理查生的小说,认为他的小说不同于那些“败坏读者品味和道德”的小说,能够“振奋精神,触动心灵,而且充满了对善的热爱”。在狄德罗的眼里,没有哪位作家能够赶得上理查生,因此,他呼吁:“我的朋友们,读理查生的书吧!一遍一遍地读吧!”^③

有人在评价著名英国词典编撰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对菲尔丁和理查生的不同看法时说,尽管约翰逊表面上与菲尔丁有更多共同之处,但是,奇怪的是,他对菲尔丁持批评态度,而对理查生大加赞赏,究其原因,无非三点:一是他怀疑菲尔丁本人的道德状况,二是不认可菲尔丁的文学才能,三是菲尔丁作品的道德倾向令他担忧。一些学者相信,约翰逊不喜欢菲尔丁,因为他认为菲尔丁是个生活不道德的人,当然,这多半是他根据菲尔丁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所做的揣测。不过,从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推断,约翰逊高度评价理查生的作品,不仅因为他的作品道德意蕴浓厚,而且因为作家本人

① 出自 1749 年 11 月底或 12 月初理查生写给布莱德夏夫人的信。参见 John Carroll, ed. *Se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Richard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35-136. 本书中所有外文文献的译文皆出自本书作者,以后不再另行说明。

② Brian W. Downs, *Richardson*,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28; 1969 New Impression, p. 202.

③ Denis Diderot, “Eloge de Richardson,” 16 Jun. 2005, <<http://www.engl.virginia.edu/enec981/dictionary>>.

的生活道德严谨,毕竟作家与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理查生的一生似乎是对霍格斯“勤与惰”系列版画^①的活生生的注解。1689年8月的一天,理查生出生在英国德比郡一个叫麦克沃斯的地方。关于他的身世,他在1753年6月2日写给约翰尼·辛斯特拉^②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父亲是个诚实的人,出生在萨利县一个家道中等的家庭,不过,由于几代人都人丁兴旺,本来不大的家产分得七零八落,因此,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都只好从事手艺活,他的姐妹们也都嫁给了手艺人。我母亲也出生在良好的、有教养的家庭,不过她幼年时双亲就在1665年的伦敦瘟疫中于半小时内相继去世。^③

理查生特别告诉辛斯特拉,他的父亲是个细木工人,与木匠不一样,因为这个职业包含着很多艺术成分。据理查生介绍,他的父亲曾经结交过一些有名望的人,如蒙茅斯公爵和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并且后来因为与蒙茅斯公爵的牵连,在公爵图谋王位失败后,不得不将一家人搬到了德比郡。

理查生的父亲原本要将他培养成一名牧师,由于家庭贫困,理查生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充其量只接受过一点最基础的教育,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过,13岁时,他就在文字方面崭露头角,成为远近闻名的写情书和讲故事的好手。总的来说,理查生的早年生活并不轻松。像“勤与惰”中的古德恰尔德和艾德尔^④一样,他很小就给伦敦一位印刷商约翰·王尔德当学徒。学徒的生活非常辛苦,几乎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理查生在给辛斯特

① 英国18世纪著名画家、版画家威廉·霍格斯在1747年创作了一套12幅的系列版画,名为“勤与惰”。版画记录了伦敦两个学徒的生活轨迹,一个勤勉向上,最终当上了伦敦市长;一个好逸恶劳,最终沦为罪犯,被前者送进了监狱。这组版画警示年轻人要学习前者的勤劳,才能获得成功的人生。

② 约翰尼·辛斯特拉是荷兰哈里根的一位牧师,曾与理查生保持3年半的通信,是理查生忠实的仰慕者,也是其小说《克拉丽莎》的荷兰语译本的译者。

③ William C. Slattery, ed. *The Richardson-Stinstra Correspondence and Stinstra's Prefaces to Clarissa*,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4.

④ “勤与惰”中两个学徒的名字分别为古德恰尔德(Goodchild,“好孩子”之意)和艾德尔(Idle,“游手好闲”之意)。

拉的信中抱怨说：“我曾为主人苦苦干了7年。他只知道让我为他卖力，却丝毫不照顾我的情绪，哪怕是在工作之余干点我自己的事。”^①但是，这个出身贫寒的小伙子没有虚度光阴，也没有怨天尤人。他一方面按他后来在《学徒手册》(*Apprentice's Vade Mecum*)中教育年轻人那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坚持阅读和学习。他说：“我只能在休息的时间偷偷摸摸地读书，以武装自己的头脑。”^②在其他学徒如艾德尔般游手好闲、出外寻找刺激的时候，他却捧着能够得到的书本、甚至是待印的书稿苦读，把辛苦挣来的微薄薪水都花在买蜡烛上了。就像他一贯坚信的那样，美德终有回报，理查生的努力使他赢得了老板的青睐，事业也小有成就。1721年，理查生创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并迎娶了第一任老板王尔德的女儿玛莎，可谓双喜临门，春风得意。

然而，厄运不期而至。就像他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在获得最后的报偿以前注定要遭受命运的磨难，理查生遭受了接二连三的家庭悲剧的打击。他与妻子玛莎生育了五男一女，其中四个不到一岁便夭折，两个分别在2岁和3岁时去世。接着，在1731年，妻子玛莎也离他而去。他与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育有五女一男，可是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先后夭折，幸而其他四个女儿长大成人。家庭生活的磨难使晚年的理查生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但在事业上，他却没有一丝懈怠。

理查生工作勤勉，生意兴隆。作为印刷商，他稳步发展，到18世纪30年代，他的出版社已经成为伦敦最有名、最好的三家出版社之一。这时，他的努力得到了更大的回报：他搬到伦敦一所宽敞的寓所，同时在乡间租下了三幢别墅，常常在这里接待他的朋友，其中包括约翰逊博士、画家霍格斯、著名演员考利·西伯和大卫·加理克、诗人爱德华·杨格、下议院发言人亚瑟·盎斯娄等。从他结交的这些朋友可以看出，理查生不仅获得了金钱的回报，他的社会地位也在上升。

尽管在印刷界理查生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18世纪早期的文学

① William C. Slattery, ed. *The Richardson-Stinstra Correspondence and Stinstra's Prefaces to Clarissa*,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4-25.

② William C. Slattery, ed. *The Richardson-Stinstra Correspondence and Stinstra's Prefaces to Clarissa*,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5.

圈子里尚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所受过的教育也似乎无法让他进入文学领域。理查生没有接受过绅士教育，不能阅读古典著作，对于“现代”的作家也未进行过认真的研读。虽然他曾热情地称赞斯宾塞、莎士比亚和艾迪生，认为他们是英语诗歌、戏剧和散文之王，但是也有些羞赧地承认，他从未读过斯宾塞的《仙后》，莎士比亚的大部分著作也没有读过，因为工作繁忙，艾迪生的《旁观者》也不是每期都读。不过，鉴于其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商人的身份，理查生的阅读还是比较广泛：从他作品中引用的一些文献来看，他对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屈莱顿有一定的了解。另外，他熟悉《圣经》，并阅读了大量17、18世纪的宗教性和劝道式文学，还可能读过许多当时已经比较流行的传奇文学和煽情小说。除此之外，他结交了一些文学朋友，如艾伦·希尔、托马斯·爱德华兹和爱德华·杨格，他常常印刷这些人的作品，并给他们一些文学上的建议。理查生的确算不上博学之人，但按照鲁德尼克—斯莫布拉克的说法，生活在伦敦这样的政治、商业、文化中心的大都市，理查生最好的学习对象就是“自然”，即生活^①。而普通人的生活则正是他要书写的对象。

18世纪30年代，理查生开始从事写作，起初只是编辑一些书稿或写小册子类的东西。1733年9月，他出版了《学徒手册》，这本书告诫年轻人应该勤奋工作，应该按照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生活。这本书的劝教目的显而易见，可以说是理查生对自己青年时期生活方式和信念的总结，而他本人的成功则为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1739年，理查生受两位伦敦书商之托撰写了一本书信集，旨在为“乡村读者”提供道德典范，这就是涉及社会各方面问题的《模范尺牍》(*Letters Written to and for Particular Friends on the Most Important Occasions*)，于1741年出版。其中两封是一位父亲与在外打工的女儿之间的通信。听说雇主企图引诱自己的女儿，这位父亲赶忙致信教导女儿，该如何躲避雇主的陷阱、保住自己的贞洁，女儿接受父亲的劝告，辞职回到家里。这位女儿在对美德的考验中，采取了逃避的策略，最终保全了贞洁，但同时也未获得更大的报偿。历经磨难的理查生对生活的考验并不陌生，可以说他每次都接受了挑战，并在千磨万炼之后得到了报偿。也许他本人的生活经历让他从这对父女的通信中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1739年11月，在他50岁的时候，开始创作为他赢得声誉的《帕梅

^① Marijke Rudnik-Smalbraak, *Samuel Richardson: Minute Particulars Within the Large Design*,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90.

拉：美德有报》。

写作《帕梅拉》对于理查生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书信写作他早已熟练掌握，一生中各种女人的交往又为他提供了许多女性内心世界的隐秘资料，况且道德劝善又曾是他的理想，于是，他很自然地写出了像《帕梅拉》这样的一部书，这部书就像他年轻时喜欢读、喜欢讲的故事一样，“给人以启迪的哲理”^①。《帕梅拉》受到读者异乎寻常的欢迎。一时间，贵族夫人小姐们人人手捧这本书，中层阶级乃至下层阶级的女人也被搅动了，据说连牧师布道时都用上了它。正如《剑桥英美文学史》的作者所说：“它[《帕梅拉》]以一阵情感风浪席卷了全国。”^②不过，也有人指责理查生宣扬的是“生硬的、物质主义的、精于算计的善恶观”，批评帕梅拉是个狡猾的功利主义者。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曾戏仿《帕梅拉》写作了《莎梅拉》(Shamela)，专门揭露莎梅拉欲擒故纵、攫取男主人爱情的伎俩和心理活动；他还写了《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来说明在与帕梅拉类似的境况中，男仆人约瑟夫·安德鲁斯严词拒绝女主人以保自身名节才是真正的道德之举。理查生与菲尔丁关于文学中道德主题的针锋相对使两人的关系一直恶劣，但这既没有影响理查生作品的流行，也没有阻止理查生继续他的道德小说创作。相反，菲尔丁的批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激励了理查生在这一主题和小说艺术上进行更高更深的探索，这一探索的结果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也是最终确立他的文学地位的作品——《克拉丽莎：一个年轻女人的历史》问世。

这部小说写的是有关家庭生活中情感与责任的冲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比《帕梅拉》更加深刻。在这部小说中，理查生采用多个人物叙述的艺术手法，使故事和人物都呈现出多维的态势；更重要的是，关于道德问题，理查生不再像写作《帕梅拉》时那样盲目乐观，“虽然让人喜爱，但包含的却是早有定论的道德寓意”^③，说教成分强；在写作《克拉丽莎》时，他向读者展现了一幕悲剧，让“生活中所有珍贵的东西都在道德腐化的物质主义

① 平玲：《英国十大著名小说家》，吴平、任筱萌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Bartleby.com, 2000, <<http://www.bartleby.com>>.

③ 平玲：《英国十大著名小说家》，吴平、任筱萌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

的压力下而岌岌可危”^①。尽管“这部小说和《帕梅拉》一样仍是为了道德教训。作者的道德规范是清教徒式的，它既严峻又绝对，不容任何越轨行为”^②，但至少这时的理查生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道德]理想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并且开始从笛福和菲尔丁未曾达到过的深度，以他们未曾有过的勇气来挑战自己的道德思想”^③。所以，有人说，“这本书[《克拉丽莎》]的设计不仅为了传达一种道德寓言，它更是为了改进《帕梅拉》的说教方式，为了改正他人因为《帕梅拉》而作出的草率的、不公正的猜测”^④。简而言之，《克拉丽莎》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就连曾经嘲笑过《帕梅拉》的菲尔丁也被它深深感动。他收到理查生赠送的样书后，回馈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让我的心情来回答我此时的感觉吧！是您使它洋溢着喜悦。……我能够想象到的最令人振奋的作家写出的作品，竟使我心里各种毫无头绪的情感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充满钦佩与惊奇的喜悦。”^⑤接着，他又在1748年1月2日的《詹姆士党人期刊》上公开对这部小说大加赞赏：“古往今来，极少有作家能运用如此简练的语言、如此恰当的方式，如此深入地洞察自然，具有如此伟大的力量促发人们的激情，又给他们以警示。”^⑥

《克拉丽莎》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几乎一致的好评。这时的理查生已经开始获得文学家和领路人的地位，身边常常聚集着一群仰慕者，同时与许多读者保持通信，当然这其中大部分信件都少不了对他的赞誉，而其中一些通信人的要求又促成了他的第三部小说的诞生。理查生在给让·巴普提斯特·德·弗勒弗尔^⑦的信中提到：“有十来个具有名望和美德的夫人催着

① Mark Kinkead-Weekes, *Samuel Richardson: Dramatic Novelist*,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73, p. 124.

②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③ Mark Kinkead-Weekes, *Samuel Richardson: Dramatic Novelist*,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73, p. 170.

④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Bartleby.com, 2000, (<http://www.bartleby.com>).

⑤ 转引自平玲：《英国十大著名小说家》，吴平、任筱萌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⑥ 转引自 Marijke Rudnik-Smalbraak, *Samuel Richardson: Minute Particulars Within the Large Design*,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7.

⑦ J. B. de Freval, 理查生的朋友。理查生出版过他的著作，他也原打算将《克拉丽莎》译成法语，却被普利弗斯特(Prévost)抢了先。

让我给她们一个好男人,因为她们觉得我对她们的同性太偏心,而对自己的同性太不仁慈。”^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查尔斯·葛兰狄森爵士》的创作源于读者的请求,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理查生最终塑造了一个男性道德典范作为对《帕梅拉》和《克拉丽莎》的补充——葛兰狄森爵士是一位集所有男性美德于一身的楷模,一位笃信基督教教义的贵族英雄。然而,该小说没有获得作者所期望的一致称赞,许多读者认为这部小说的矛盾冲突没有前两部小说那样尖锐,因而也不如它们引人入胜;一些人抱怨葛兰狄森这个人物太完美了,将他称为“乌托邦式的英雄”^②。这位完美无缺的理查生道德理想的化身似乎不如放荡公子洛夫莱斯更能激发读者的兴趣。金凯德—魏克斯曾经这样评论道:“《查尔斯·葛兰狄森爵士》属于那种受人推崇一时,但如今没有多少人拜读的书。不过,它并不是一本低劣的书,而是有些误入歧途。它囊括了理查生最受人喜爱的主人公和一些最活泼的文字,作家的艺术技巧亦通达巅峰……”然而,理查生却被“他自己的理想出卖了”^③。不过,也有读者特别偏爱这部小说,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都非常钟情于它。奥斯汀自称熟读这部作品,对某些篇章段落能够朗朗成诵,对一些细节也了解入微,并且在她自身的创作中曾借鉴过这部作品;艾略特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曾不无遗憾地希望这部小说更长一些(其实以它900多页的厚度已经够长了)。

1761年7月4日,理查生在伦敦去世。这时,他的后继之人甚多,有的作家像他一样把写作的重心放在家庭生活的小侧面上,有的继承了他的书信体小说形式,有的借鉴了他的心理分析的表现方式,有的像他一样让情感主导行动,有的像他一样把道德教诲当作写作的重要目的。简言之,理查生终于名垂青史,而且正如金凯德—魏克斯所说的那样,理查生既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道德家,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④。

理查生的传记作者们对他三部小说的主题有着一个共识,在他们看来,

① John Carroll, ed. *Se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Richard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p. 174.

② Marijke Rudnik-Smalbraak, *Samuel Richardson: Minute Particulars Within the Large Design*,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49.

③ Mark Kinkead-Weekes, *Samuel Richardson: Dramatic Novelist*,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73, p. 279.

④ Mark Kinkead-Weekes, *Samuel Richardson: Dramatic Novelist*,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73, p. 2.